

臺灣傳統書院的興衰歷程—兼析草屯登瀛書院的世變因應

林翠鳳¹

摘要

書院是古代育才的重要教育機構，臺灣傳統書院肇始於清康熙 22 年臺灣府治的西定坊書院。觀察數百年來臺灣書院發展史，可區別為四段興衰歷程：一、初建期—約清康熙 22~43 年 (1683~1704)，為期約 22 年。基本上屬於僅具書院之名的義學性質。二、蓬勃期—約清代康熙 43 年~光緒 20 年 (1704~1894)，為期約 191 年。實際作為科舉士子的養成機構，角色十分重要。三、衰弱期—約日治明治 28 年~民國 70 年 (1894~1981)，為期約 88 年。日治以來廢除科舉制度，書院制度瓦解，僅餘文昌信仰功能。四、振興期—約民國 71 年~迄今 (1982~2018~)，達 37 年以上。書院祠廟恢復祭典，推進文教，也成勝景。在歷史世變中，草屯登瀛書院是延續至今的三級古蹟，且為臺灣「書院類建築物之最完整者...完整的保持初建原貌」。分析原因，可歸納其得力於在環境區位上的清幽僻靜，在建築整修上的保守護持，在人事組織上的穩定傳承。

關鍵詞：臺灣、傳統、書院、草屯、登瀛書院

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通訊作者：林翠鳳，E-mail: t46f@ms42.hinet.net

壹、前言

書院是中國古代育才的重要教育機構，自唐代萌芽，有了私人的書房與官設修書講經的書院。¹宋代以講學為主的書院日漸增多，明清以來延續不輟，影響及於四海華人地區，成為早期社會極具特色的教育體制。

臺灣儒學教育始於明鄭時期諮議參軍陳永華（1634－1680）倡議建立的孔廟，即今日「全臺首學」的臺南孔廟。而臺灣書院的建置，則肇始於清康熙 22 年（1683），由福建水師提督施琅（1621－1696）於臺灣府治（今臺南市）所建立的西定坊書院。²隨著工商業的快速繁榮，在都市發展下，清代時期的書院至今能留存下來的已為少數。而時至今日，書院有著多元風貌。或為大專院校的住宿學院（residential collage），如：政治大學政大書院、清華大學住宿書院。³或為讀經講道的共修殿堂，如：華山書院、正和書院。⁴或為書香茶藝的人文交誼學習中心，如：臺北書院、汗漫書院。⁵

實則，傳統書院具有相傳延續歷史的背景特質，其所傳遞的古典與教化，仍然是現代社會內質醇厚的人文涵養，能裨益於性情道德的陶冶，並能嘉益於傳統文化的薪傳。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書院在歷史的洪流中，曾經興盛，曾經落寞，臺灣傳統書院是經歷了怎樣改朝換代、天地風霜的考驗與興衰？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往知來，本文試探討之。世變中存續不易，而草屯登瀛書院在歷史洪流中未被擊潰，屹立不倒。不僅是綿延存續至今的三級古蹟，且為臺灣書院中「書院類建築物之最完整者...完整的保持初建原貌」⁶，如此從外在空間到儀典文化都能謹守傳統的書院，殊為難得。此一鄉間書院能走過昔日的跌宕，於今昂然展開新局，是如何仍能保守傳統，穩健前行？其於世變中的因應之道，值得深加注目，本文亦試探討之。

1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私人書院最初為私人讀書的書房。官辦書院最早者始於唐玄宗開元 6 年（718）所創設的麗正脩書院。為中央掌管刊輯、校理經籍，搜羅遺逸圖書，承旨撰集文章的機構。《新唐書·百官志二》：「（開元）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脩書院。」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

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0 年。

3 政治大學《政大書院》：「書院教育就是博雅教育」，網址：<https://college.nccu.edu.tw/tw/>。
清華大學《住宿書院》：「住宿書院則是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學院，下分厚德書院、載物書院及天下書院」，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overview/content_1.php（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4 《華山書院》網站，網址：<http://www.chinese-classics.com.tw/>，《正和書院》網站，網址：<https://home.cd.org.tw/274912164426360384983177720171.html>（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5 《汗漫書院》粉絲專頁網站，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汗漫書院-315745438467339/>，
《臺北書院》網站，網址：<https://tplecturehall.tw/>（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6 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網站「登瀛書院」，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19851127000032>（讀取日期：2018 年 1 月 21 日）。

貳、臺灣傳統書院發展史的四段興衰歷程

清人領臺 213 年間 (1683-1895)，全臺各地書院，對於文化提升與科舉教育，都具有重大貢獻。然而清代之後，書院的角色和功能都遭遇了巨大的衝擊，綜觀時代的遞變中，臺灣傳統書院的經歷發展，有四大階段的興衰轉變歷程，試析之。

一、初建期—約清康熙 22~43 年 (1683~1704)，為期約 22 年

清康熙 22 年 (1683) 清人得臺，福建水師提督靖海侯施琅，首建西定坊書院於臺灣府治 (今臺南市)，據《臺灣府志》記載：「西定坊書院康熙二十二年，為將軍侯施琅建。」⁷這是臺灣第一所以「書院」為名出現的教育單位。其後約二十餘年間，又陸續增設了七所書院，包括有：康熙 29 年 (1690) 臺灣府知府蔣毓英倡建的鎮北坊書院、康熙 31 年 (1692) 臺灣縣知縣王兆陞倡建的彌陀室書院、康熙 32 年 (1693) 臺灣府知府吳國柱倡建的竹溪書院、康熙 34 年 (1695) 臺廈道高拱乾倡建的鎮北坊書院、康熙 37 年 (1698) 臺廈道常光裕倡建的西定坊書院、康熙 43 年 (1704) 臺廈道王之麟倡建的西定坊書院、康熙 44 年 (1705) 福建水師提督將軍吳英倡建的東安坊書院等。前後共計八所書院都集中在臺灣府治 (今臺南市) 內。書院的設立是地方興學的指標，清領初期的書院建置集中於府治之內，正反映著臺南是臺灣文化教育開發的起點。

不過，直到清廷領臺治理之後的好長一段時間裏，至少到十九世紀初期之前的臺灣社會，大環境上仍然屬於移墾型的社會，自唐山過臺灣的大陸移民紛紛先後移居，臺灣自南而北漸次開發，先民自是以墾荒謀生為先，而文化移植則略為滯後。因此，即使是這八所府治書院，基本上都實屬僅具書院之名的義學性質，屬於過度到正式書院前的雛形書院而已。

二、蓬勃期—約清代康熙 43 年~光緒 20 年 (1704~1894)，為期約 191 年

連橫《臺灣通史·教育志》有言：「臺灣為海上新服，躬耕之士，多屬遺民，麥秀禾油，眷懷故國，故多不樂仕進。康熙四十三年，知府衛臺揆始建崇文書院。康熙五十九年，分巡道梁文亦建海東書院。各縣後先繼起，以為諸生肄業之地。內設齋舍，延師主席，設監院以督之。」調在崇文書院建置之後，臺灣各縣始陸續有書院之設置，此後的書院多有作為科舉士子的育才機構，內設齋舍，延請教師主席，有山長及監院等督導，並多訂有學規。

王必昌纂輯《重修臺灣縣志·學校志》⁸記載：「崇文書院即府義學，舊在東安坊。康熙四十三年，知府衛臺揆建；仍置田租、供膏火，選諸生肄業，以府學

7 見高拱乾：《臺灣府志·規制志·書院》，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8 見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學校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訓導掌教。」「崇文書院，田在諸羅縣蘆竹角海豐崙。計三十七甲一分四釐四毫，每甲納租穀八石道斗，年共收穀二百九十七石一斗五陞二合。除納正供併運載船腳工費穀一百一十五石五斗六陞，實收穀一百八十一石五斗九陞二合道斗。康熙四十五年，知府衛臺揆捐置。」

崇文學院置田租、供膏火，為長期辦學籌置資本活水，其選諸生、明訓導，以教育子弟參與科舉考試為重要目標，具有較為積極嚴謹的辦學制度，與之前基礎教育性質的義學不同，此清康熙 43 年 (1704) 臺灣府知府衛臺揆⁹所創建的崇文書院，成為臺灣最早真正名實相符的典型書院。其後康熙 59 年 (1720) 巡道梁文煊倡建的府學海東書院，更是「歲科校士所」¹⁰。臺灣在清代時期，不論官立或私立，實際作為士子讀書、準備科舉的書院，共達 55 所。足見書院作為「學而優則仕」的養成機構，角色十分重要。依據學者葉憲峻的統計，清代歷任皇帝中，以道光朝新增 16 所書院最為高峰。¹¹

從儒學上看，清代官方設立「儒學」，這些公立學校的考課對象，是已經通過童子試的生員，主要在為科舉育才。臺灣終清之世在各地方的官學，數量有限，包括了：康熙年間設立的臺灣府儒學、諸羅縣儒學、鳳山縣儒學、雍正年間設立的彰化縣儒學、嘉慶年間設立的淡水廳儒學、光緒年間設立的恆春縣儒學、宜蘭縣儒學、淡水縣儒學、臺北府儒學等，大抵上是依順著行政區劃的建置而設立。但噶瑪蘭廳、澎湖廳、臺東直隸州、臺灣縣等都未設立儒學。¹²且各儒學設置地點都位在府、縣、廳、治的行政所在地，其他地區均未設置，因此在文教傳播的功能上實在有限。而各地方教育則實際上必須主要依賴於零星散布的各式書院或鄉學來進行支撐與輔助。雖然書院或鄉學大抵是以識字功能為主的基礎教育。但「就文化的發展而言，介於官學與鄉學之間的書院，才是極為重要的機構。」¹³乾隆元年 (1736) 清廷諭旨所說：「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材，廣學校所不及。」臺灣清代書院數量大增的現象，恰是為乾隆皇帝下了最佳註解。

從文昌祭祀上看，臺灣最早的文昌祠是康熙 48 年 (1709) 建於臺灣府與臺灣縣的兩座，¹⁴而清廷於嘉慶 6 年 (1801) 頒布將主管人間文教功名利祿的文昌帝君，「奉詔編入祀典，春秋致祭，與武廟同。」¹⁵從此中國各省皆建立文昌

9 臺灣知府衛臺揆，生卒年不詳，清山西曲沃人，1702~1706 年間曾任臺灣知府。

10 見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學校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

11 據葉憲峻「清代臺灣各時期創建書院數量表」統計：康熙朝 11 所，雍正朝 0 所，乾隆朝 9 所，嘉慶 5 所、道光朝 16 所、咸豐朝 4 所，同治朝 0 所，光緒朝 10 所，合計 55 所。見氏著：《清代臺灣教育之建置與發展》的統計。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155。

12 見王惠琛：〈清代臺灣府縣廳學的設立與發展〉，《南臺科技大學學報》26 期，2002 年 3 月，頁 167-185。

13 見黃秀政：《臺灣史研究·清代臺灣的書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105-116。

14 見林翠鳳：〈臺灣文昌信仰的傳入與衍流〉，收入梓潼旅遊文化研究中心編：《中華文昌文化—第二屆海峽兩岸學術研究論文集》，四川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16 年 12 月，頁 132-152。

15 見周璽：《彰化縣志·祀典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廟祠，各地書院也都祭祀文昌帝君。在此國家祀典的帶動下，文昌帝君信仰延伸到各地書院，甚至深入到鄉野民間的社學、義學，紛紛奉為主祀神。清代行科舉選拔人才，讀書人寒窗苦讀，無不期望有朝一日透過科考能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主司人間祿籍的文昌帝君，正切應士子所求，自是成為最受讀書人歡迎的神祇。書院既是知識學習的場域，更是品格陶冶的處所。總計清代臺灣自康熙 22 年 (1683) 克臺，到光緒 21 年 (1895) 簽定馬關條約，期間的二百餘年，臺灣各地凡名為書院者總共 65 所¹⁶。書院之奉祀文昌帝君等，其意義正是「藉神明以儆身心，文風所由丕振也」。¹⁷書院學子即使是未走上科舉一途，也能透過文昌的奉祀，薰陶性情，裨益成人。文昌帝君神職的教化功能普及深入於庶民，百姓對文昌帝君的親近與依賴，甚至有凌駕孔夫子之勢，使得文昌帝君的信仰在清代達到了高峰。

三、衰弱期 — 約日治明治 28 年~民國 70 年 (1894~1981)，為期約 88 年

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臺灣、澎湖等地割讓給日本，當時日本明治天皇引進西方體制，正大刀闊斧推動明治維新。臺灣於明治 28 年 (1895) 開啟了日本統治的時代，教育體制為之丕變。臺灣總督府施行的是自西方引進的新式教育，是臺灣現代化教育的開端，也是傳統教育的存亡關鍵。

臺灣清代以書院和書房為民間教育的主流，是傳統教育的基地，日本完全廢除科舉制度，禁止漢人學習漢文，等於直接將原有的各地書院、書房制度瓦解。¹⁸而日本政府推動在臺實施近代學校教育—新學，與臺灣原有士人傳統截然迥異，臺灣民眾既不熟悉也難以接受，書院和書房這一類民間傳統教育機關的存在，成為總督府推動新學的一大障礙。

臺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¹⁹於明治 33 年 (1900) 3 月中旬，假臺北淡水館盛大舉行揚文會，會中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²⁰對著在座來自全臺各地鄉紳代表公開表示：「本島書房教育之方法，大不適時宜。並非養成國民、造就有用人才之道也」，直接強烈批判書房教育的不合時宜，明白否定了書房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他進一步說：「現今所有國語學校、師範學校、公學校等，皆為培養人才之所。其中公學校者，即為國民普通教育之基礎，則益扶植，以冀他日

年。彰化縣官建文昌祠，最早是嘉慶 21 年 (1816) 邑令吳性誠所捐俸倡建，設置於縣治東門內文廟西畔南向。今南投地區則於南投街道光 11 年 (1831) 由生員曾作雲等捐建，即今藍田書院。

16 依據葉憲峻：《清代臺灣教育之建置與發展》的統計，頁 154。

17 見周璽：《彰化縣志•祀典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

18 各地書房也逐步受到壓縮，大正 8 年 (1919) 總督府頒佈〈教育令〉，實施殖民地同化政策，厲行國語 (日語) 推行，積極監督和取締私塾。至昭和 16 年 (1941) 更頒佈〈私塾廢止令〉，漢學私塾遂成絕響。

19 總督兒玉源太郎 (1852—1906) 在臺任期：1898 年 2 月 26 日~1906 年 4 月 11 日。

20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受到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信賴重用，實際掌握了臺灣政治。在臺任期：1898 年 3 月 2 日—1906 年 11 月 13 日。

全島各街²¹、庄、社洽設不漏，以便來學者，使無不學之民。」²²此話公開宣示要以公學校取代書院書房的傳統，作為國民教育的基礎，這也等於是將漢文從根斬斷的宣告。總督府親自辦理的這熱鬧的揚文會，是以揚文為表象進行形象攏絡，實際上是以斷斷漢文根本為威脅，以推進新學教育為目的。

在日本政府體制下，臺灣書院教育功能幾乎蕩然無存，而僅餘文昌神²³祭祀的信仰功能，因此而紛紛被改稱為文昌祠。在清代的規制中，至聖先師只有在孔子廟中才可祭祀，且一個縣城只能有一座官祀孔子廟。所以民間文祠書院祭祀對象普遍以朱子、文昌為主。而文祠書院中出現祭祀至聖先師，大致是在日治時代之後才出現。日治時期，由於日本人對孔子格外崇敬，書院也為了能夠繼續存在，有些便增祀孔子，或改制為孔子廟。既迎合日本人的信仰，也讓文昌崇祀擴大，更讓書院生命得以延續。例如：澎湖文石書院、屏東書院都在日治之後改制為孔子廟，力圖保留傳統文化而存續至今。

教育人才的任務，由新式教育機構承擔。而書院原來具有的資源，則被移轉利用。為推行新式教育，為了掃除書院這項阻礙，日本政府軟硬兼施之下，將書院空間移作他用，更將各地書院原有的學田，轉為建設公學校的校地。書院不僅功能為之大為削弱，資產也為之巨幅減縮。使得各地書院，既受到政策性的壓抑難以伸張，也斷缺維持營運的資本，書院不得不面對存續興亡的現實挑戰。這樣的情形在臺灣各地書院歷史上，都是無比黯淡的無奈，甚至是致命的摧毀，是臺灣書院史上的最無力的衰弱期。

臺南海東書院、新竹明志書院、大肚磺溪書院、內門萃文書院、南投藍田書院、集集明新書院、草屯登瀛書院、鹽水奎壁書院...等書院的院地或學田，都先後被大幅度捐讓充作校地，改為地方公學校。彰化孔廟，日治初期即被充作警察署，1898 年旋改設為彰化公學校（今中山國小前身）。而板橋大觀書院憑藉著林本源家族的豪富，先是成立大觀書社，後轉而成立私立板橋幼稚園。苗栗象山書院改登記為觀音堂。萬華學海書院於明治 43 年（1910）竟遭標售其地，後為高氏宗祠。類此，書院經歷不同的轉折，以不完全的面貌方才部分保留下來。

尤有不幸的是，彰化府儒學白沙書院、新竹明志書院等，都在日本政府進行市區改正的藉口下，遭到完全拆毀。臺南奎樓書院也因市區改正被拆除，不得不搬遷。苗栗文昌祠英才書院，日治後淪為日人的憲兵駐屯地、公學校分教場、支廳宿舍，甚至是店舖。臺灣現存規模最大的鳳儀書院，日治時期曾先後被做為日

21 原作「階」，應做「街」。

22 以上見〈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1900 年 3 月 15 日），收入臺灣總督府發行的《揚文會策議文集》（臺灣總督府，1901 年 11 月 13 日）。參閱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3 月，頁 69。

23 文昌神，包括文昌星君、五文昌帝君（指梓潼帝君、文衡帝君、魁星夫子、朱衣神君、孚佑帝君）之外，泛指與文教關係密切，雖無文昌之名，卻同樣受到民間尊奉以祈求文運昌明的神祇，或可稱之為類文昌。如：至聖先師孔子、倉頡先師、韓昌黎等。參林翠鳳：〈臺灣文昌星君信仰研究—從文昌到六文昌〉，收入潘重賢、黃健榮主編，《道教與星斗信仰 第二輯》，香港：青松出版社，2015 年 11 月，頁 102。

本陸軍臺南衛戍病院鳳山分院、養蠶所及鳳山郡役所宿舍。而臺灣清代最後設立的基隆崇基書院，甫於年光緒 19 年 (1893) 籌建設立，旋遭遇割臺劇變，竟致被迫關門拆毀夭折。...類似的事例比比皆是。

清代書院是育才養士崇神的聖賢地，傳統社會重視讀書，士人為四民之首，書院實際凝聚著崇敬尊重且鮮明的斯文形象。日本政府運用書院原有空間，或延續教育宗旨，改設為學校，或入駐軍警醫工，移作他用，甚或拆屋整地拍賣，另建新物，有些書院則因此頹圯荒廢。全臺書院至此，堪稱一場浩劫。新的政權正利用原有的集體記憶，奪胎換骨地套用在新的教育機構上。或透過破壞移用，形塑新的集體意識，從而弱化或壓抑傳統文教的力量，期以遂行其政策企圖，²⁴達到全新培養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人才的目的。

前舉明治 33 年 (1900) 3 月總督府所主辦別具用心的揚文會，當時會場特別選在臺北淡水館，而淡水館即是原臺北登瀛書院，割臺後被日本政府更名作為官兵俱樂部。以此處招待來自臺灣各地前清科舉功名者及舊士紳們，這其中暗藏著刻意親近攬絡文人的懷柔意味，其實更張揚著昭告殖民者決心的政治霸權姿態，藉此諷刺地向與會臺民提出無言的警告。臺北登瀛書院在不久後的明治 39 年 (1906) 因市區改正名義遭到徹底拆毀，或者即是印證。

日本以異民族殖民臺灣，臺灣傳統書院歷經了劇烈的文化衝擊與存廢震盪。民國 34 年 (1945) 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統治之後，臺灣的書院一時之間也不受重視，甚至在亂局中遭受到另一次的侵占破壞。例如：鳳儀書院在二戰後，政府將其產權歸屬於教育部學產基金，土地被出租，內部則遭租佔戶任意增建改用，書院原貌走樣嚴重。和美道東書院在 1949 年後因缺乏管理，兩側廂房大多被居民任意拆卸釘打佔用，殘垣破瓦破壞嚴重，文物遺失殆盡，書院甚至被納為私產。南投藍田書院在光復後，書院正殿及兩廂房均被遊民及來臺軍眷佔住，無從管理，荒敗至甚。大甲文昌祠於民國 38 年 (1949) 政府遷臺後，主體建築由官方借用，廂房則被百姓侵占違建，破壞殆盡。員林興賢書院在戰後時期一度被外來居民強佔入住。大肚磺溪書院戰後數度遭竊又遭變賣廟產。...凡此事例，走過五十年日治的書院中，有很多都有類似的經歷。

政府播遷來臺之後，書院的衰退並未就此止住。由於政府積極推動土地改革，先於民國 38 年 (1949) 實行「三七五減租」，於民國 40 年 (1951) 實行「公地放領」，緊接著於民國 42 年 (1953) 實施「耕者有其田」，使臺灣大部分的農民成為自耕農，縮減貧富差距，推升臺灣創造了經濟奇蹟。若就書院來說，許多書院原來賴以收租作為資本的學田，則在這一波土地政策中，成為被放領的對象，對書院的營運資本大大減抑，使得書院的經營雪上加霜。例如員林興賢書院，廟方的七甲餘學田被徵收放領，目前已無學田。內門萃文書院的學田被放領給佃農所有，致後繼無以為力，終究合併於內門紫竹寺。和美道東書院原有九甲土地，

24 由於日本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將臺灣寺廟轉化為日本神社。

放領後連土地所有權狀都不見了，訴訟多年。草屯登瀛書院將日治以來僅剩的五甲土地再釋出到只剩八分多，終致無力支出，轉而依賴信徒捐贈來維持。

比較好的，如：臺南奎樓書院在政府施行耕者有其田時，書院董事們將郊區土地賣出，充實經費建書院在文昌祠旁邊，並經營奎樓幼稚園。西螺振文書院內義孚社昔時曾置有田地一甲多，耕者有其田制度施行後，其田地轉換成股票，股息則交由爐主辦理祭典之事宜。

臺灣書院的浩劫並未隨著日本殖民政府離臺而結束，緊接著而來的中日交接期與政府撤守來臺的混亂期，反而是另一波亂象的開始，土地改革也帶來不小的衝擊。臺灣書院發展上的衰弱期，從日治初始一直延續到二戰之後。清代原有的 65 所書院，歷經日治與戰後的摧凌，其倖存者至今僅 20 餘所，低於 38% 的存續率，實在是不容易。歷經超過一甲子以上的波濤挑戰而尚能倖存至今的傳統書院，必須挺到國民政府立法重視古蹟文物，才開始有了振興的契機。

四、振興期 — 約民國 71 年~迄今 (1982~2018~)，達 37 年以上

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 56 年 (1967) 7 月 28 日正式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現名為中華文化總會)，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目的，全面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維護傳統中華文化。²⁵藉以和對岸中國自 1966 年 5 月起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分庭抗禮。但即使在這一波風起雲湧的中華文化復興浪潮中，官方也十分強調從教育改革為文化復興奠基，但臺灣各地的傳統書院，似乎都未受到當政者的看重。這或者與書院歷經日治五十年以上的沒落衰敗，乃至當時民眾佔據、產權混亂等複雜因素有關，以致運用不易，難獲青眼。

如同傳統書院一般的許多老建築，雖然是寶貴的古蹟，但在政府不重視、法律不管理、民眾不珍惜、資費不充裕、維護不容易等因素之下，隨著時間的流失，往往造成難以彌補的破壞與損失。自清代康熙朝初建的書院，早已經蕩然無存，無一得見。蓬勃期的書院也頹損大半。古蹟是文化資產，是社會的公共財。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必須等到政府於民國 70 年 (1981) 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之後，於民國 71 年 (1982) 5 月 26 日制定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乃成為以維護傳統文化資產為目標的正式法令。透過這項正式的立法，才讓古蹟的保護初步得到公權力執行的法源。斯文卻衰落已久的傳統書院，才得以出現撥亂反正的依靠。《文化資產保存法》成為臺灣傳統書院振興的里程碑。

民國 71 年 (1982) 5 月通過的第一版《文化資產保存法》，全文共八章 61 條。其第一章總則第三條明文定義：「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資產」，包括：古物、古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自然文化景觀，共五大

25 見《中華文化總會》網站「組織沿革」，網址：<https://www.gacc.org.tw/about-us/history> (讀取日期：2018 年 1 月 21 日)。另參閱李松林：《蔣介石的臺灣時代》，臺北：風雲時代出版，1993 年。

項目，並逐項定義。如「古蹟：指古建築物、遺址及其他文化遺蹟。」傳統書院是建築物，屬於古蹟項目，由「第三章 古蹟」第 27-39 條法規專章規範之。

據此第 27 條規定：「古蹟由內政部審查指定之，並依其歷史文化價值，區分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三種，分別由內政部、省（市）政府民政廳（局）及縣（市）政府為其主管機關。」臺灣各地的傳統書院，很快地在民國 72、74 年，即經內政部審查後指定，公告成為各級古蹟，賦予了文化資產的地位，因此而受到政府的明令保護與監管。

最早受到指定古蹟的，是民國 72 年（1983）12 月 28 日公告臺南赤崁樓包含蓬壺書院門樓、臺南孔子廟包含以成書院為「國定古蹟」。指定古蹟數量最龐大的一年，則是民國 74 年（1985），總共有 13 所書院納入「古蹟」保護，這一年先後分三梯次公告，分別是：1985 年 8 月 19 日：學海書院、道東書院、大觀義學、英才書院，計 4 所；1985 年 11 月 13 日：鳳儀書院，計 1 所；1985 年 11 月 27 日：振文書院、屏東書院、興賢書院、文開書院、藍田書院、登瀛書院、明新書院、礪溪書院，計 8 所。

此後，則有 1991 年 11 月 23 日的浯江書院朱子祠，計 1 所經審查通過列入「國定古蹟」。2002 年 12 月 13 日的文石書院、2003 年 9 月 1 日的明志書院、2011 年 6 月 14 日的羅屋書院，計 3 所經審查通過列入「歷史建築」。2006 年 6 月 13 日的燕南書院，計 1 所經審查通過列入「文化景觀」。

自從《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實施之後，全臺灣累計有 20 所傳統書院列入各級文化資產，包括：國定古蹟 4 所，直轄市定古蹟 4 所，縣定古蹟 8 所，歷史建築 3 所、文化景觀 1 所。²⁶（詳見附錄：「臺灣傳統書院今存一覽表」）佔全國現存 27 所傳統書院的 74%。可以見得：《文化資產保存法》表現了政府保護傳統書院的決心和具體作為，對傳統書院免於繼續受到破壞提供了實質的助益，對傳統書院保存與振興產生了一定的重要性。各書院從此得依法受到保存、活用及保障，對傳統書院的保存、維護、宣揚及權利之轉移，也有了國家法規的依據。²⁷這 20 所書院過去絕大部分是衰敗的狀況，在文化資產法的催動下，便能依法啟動文化資產的保存行動，得以較易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敦請學者專家進行勘驗調查研究，並加以整修建築，也較能依法處理早期入住的租佔、破壞等情事，使書院可以恢復文教空間，並得以正常運作。

26 《文化資產保存法》1982 年 5 月 18 日第一次修法時，將古蹟區分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

1997 年 4 月 18 日修法時，將古蹟區分為國定、省（市）定、縣（市）定三類。原第一級改為國定古蹟，原第二級改為省（市）古蹟、原第三級改為縣（市）定古蹟。

2000 年 1 月 14 日修法時，將古蹟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古蹟、縣（市）定古蹟。

2002 年 2 月 9 日修法時，增加「歷史建築」。

27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條 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宣揚及權利之轉移，依本法之規定。

據《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文化資產保存法」，網址：<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001>（讀取日期：2018 年 3 月 9 日）。

道東書院是最早施行文化古蹟保護維修的個案，民國 71 年 (1982) 即由政府撥款，鎮公所委託學者勘驗整修，經重新評鑑後列入國定古蹟。鳳儀書院在指定為古蹟後，經高雄縣政府取得土地使用權，便辦理佔住戶遷移、發包整修等工程，最終得以正式開放參觀。興賢書院、振文書院等列入古蹟後，由政府撥款，進行大規模修護工作，為之煥然。藍田書院列入古蹟後先行募款，配合南投縣政府補助及書院節餘經費，購得現有基地，另協商廂房佔住戶遷移，終於進行整修。凡此，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公告施行，對書院地位的提升、經費的補助、關懷的熱度、整修的施作、障礙的排除等方面，都挹注了正面的力量，讓頹落已久的傳統書院得到振興的活泉，洗刷經久煩膩的塵汗，再度綻放優雅的光彩。

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眾書院，已成為國家公共財的一部分。大多數的傳統書院在經過徹底整修之後，已經完全拋除過去髒亂破損的頹敗樣貌，加以大多成立了如管理委員會等組織來進行規畫營運，透過公議眾決來推進書院的前景。現今列入文化資產的各書院，不乏多元經營，而大抵有五大面向：

(一) 書院恢復光鮮潔淨的面貌，清幽典雅的環境成為觀光休閒、戶外教學的好景點，如：道東書院、明志書院、文石書院、燕南書院等。

(二) 部分書院逐漸恢復了文昌、孔子的祭典，學子們、應考者紛紛回到祠廟中祈求考運，如：明新書院、礪溪書院、振文書院、屏東書院等。

(三) 有些書院試圖恢復原有的教化使命，開設漢學班、才藝班、文藝社團等，積極推進文化教育，活絡書院功能，如：興賢書院、登瀛書院、藍田書院、文開書院等。而大觀義學內則成立大觀幼稚園，繼續培育國家幼苗。

(四) 隨著文創時代的潮流，傳統書院也積極展現文化創意，創造新生命，如：鳳儀書院、英才書院、羅屋書院等。

(五) 學海書院則仍為高氏宗祠所有。

此外，未列入國家文化資產的其他書院，也在民主社會開放經營中，穩健前進。多數是以文昌祠廟結合在地宮廟的形式，成為信眾的精神信仰中心，包括：萃文書院的併入紫竹寺、雲梯書院的歸入宣王宮、文昌書院由克明宮管理、象山書院併入玉衡宮孔廟、樹人書院在文昌祠等皆屬之。²⁸瓊文書院、奎樓書院也以文昌祠祭祀為主。大多經常性地舉辦考生祈福、社會公益、社團文教等活動。

傳統書院逐漸甦活，即使情況無法與清代極盛時期相比，但在工商業為主的現代社會中，書院既是文昌信仰的基地，也已經成為傳統文化的經典場域，是古典藝術的形象標誌。傳統書院終於擺脫過去的沉痾，在新時代中華麗轉身，毅然再起，繼續展望未來。

28 以上相關電子網站參考：《鳳儀書院》官網：<http://fongyiacademy.khcc.gov.tw/home01.aspx?ID=1>、《玉衡宮孔子廟象山書院》官網：<http://www.ihe362.url.tw/index.html>、《高雄內門紫竹寺》「萃文書院」官網：www.nmzizhusi.org.tw/zizhu_01_022.html、《羅屋書院》官網：<http://www.lohouse.com.tw/aboutus.html> (讀取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參、世變中的因應—以草屯登瀛書院為例

臺灣傳統書院能熬過衰弱期而保存至今者，每一所書院的背後都有著動人的滄桑史。這些傳統書院在歷史洪流中變與不變的因應，讓書院的命運有了不同的走向。而今日能得以列入文化資產的重要關鍵，是書院有形建築體的必須至少部分存在。在歲月無情沖洗下，建築體的樣貌本來就難以保全。更何況在臺灣百多年來的時代鉅變中，多少天災人禍的摧殘，讓傳統書院一座座地消失。而倖存的書院院體，正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曾慨嘆：「遍查臺灣六十二所書院中，創建年度有早晚，規模大小有別，財務情形各異而各具有特色，但建築物大部分已失去了原貌。」²⁹其能得保存而又不失原貌者，實如鳳毛麟角。所幸，有難得如草屯登瀛書院一樣的事例，讓臺灣珍貴的書院文化得以光耀後世。

登瀛書院於清代道光 27 年 (1847) 10 月，由當時北投保總理莊文蔚、職員洪濟純、生員洪鍾英³⁰首倡，向北投保內士紳募款得五千八百元創建。是年 11 月興工，道光 28 年 (1848) 12 月竣工，至今 (2018) 已有一百七十年的歷史。取「十八學士登瀛洲」的典故命名，是草屯地區的第一所書院。³¹民國 74 年 (1985) 11 月 27 日經內政部審定公告為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

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公告資料記載：「登瀛書院建築物經被評定為書院類建築物之最完整者，一百五十年間，雖曾四次大修，然均能依照原貌加予修繕，不僅正殿之結構體毫未予更動，連兩排齋舍也不增減一間，建材之土墼（土塊）也未更換為磚塊，完整的保持初建原貌，真是一大特色，堪稱為珍貴的文化資產。」³²登瀛書院的修舊如舊，是保全，是守護。在崇尚追新的時代裡，顯得更加樸實可貴。臺灣傳統書院歷經了數百年的起伏跌宕，「守舊迎新」成了現今最大的風采，登瀛書院恰可是最佳見證之一。它在面對世局變異時因應的態度與作為，或許可作為今存傳統書院的一個縮影。以下試從環境區位、建築整修、人事組織三方面來探討之。

一、環境區位上

在中國傳統書院文化中，書院往往卜居於清幽寧靜之地，深謐的山林、幽靜的田園，都較能遠離塵囂市井，方能使學子肅清耳目，端正心志，裨益於專一學業，磨礪品德。

29 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網站「登瀛書院」，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19851127000032>（讀取日期：2018 年 1 月 21 日）

30 洪鍾英，譜名純節（1819~光緒?），「鍾英」之命名，典故出於孔稚珪〈北山移文〉「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或易誤作「鐘英」者，宜正之。參林翠鳳主編：《登瀛書院簡史—登瀛書院碑記·考釋》，南投：草屯登瀛書院管理委員會，2018 年，頁 27。

31 林翠鳳、蔡秀君：〈簡榮聰登瀛書院碑記考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25 期，2018 年 1 月，頁 31-47。

32 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網站「登瀛書院」，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19851127000032>（讀取日期：2018 年 1 月 21 日）

登瀛書院所在的南投草屯地方，並非都會區。過去屬於南、北投保，清代雍正年間，漢人入墾移民激增，為教化北投社平埔族子弟，雍正 12 年 (1734) 設立土番社學以教化之。到乾隆年間，在北投街設立北投義學，作為漢人子弟的啟蒙之所。到道光年間，北投、草鞋墩、牛屎崎、新庄、茄荖、石頭埔等處都已經形成了較繁榮的街庄。

登瀛書院正坐落於新庄郊外的一片稻田之中，遠離了草屯市街中心，四周環繞自然田園，以其優美安靜而贏得「田園書院」的美譽。如此清靜安寧的空間，是最佳的書院環境，裨益於修習養性。清代當時捐款信徒與文社成員士紳，以洪姓占較多數。洪姓多居於茄荖、石頭埔、新庄、牛屎崎。登瀛書院正位在北投街通往新庄、茄荖的途中，交通十分便利。書院位置，在大環境上屬偏鄉地區，在交通上對信徒社員卻十分便利。這可能有助於使書院受到的外在時代衝擊，相對較為緩和。試看今存傳統書院，有許多便都不是位在都會區內。

二、建築整修上

登瀛書院自道光 28 年 (1848) 12 月竣工以來，大抵維持著單進兩翼齋舍的三合院建築，中央為三開門的正殿，屋頂是燕尾翹脊、雙龍護塔，正前有照壁一座，正殿之右前方有惜字亭。期間歷經數度整修，包括：光緒 9 年 (1883)、昭和元年 (1926)、民國 75 年 (1986)，及民國 88 年 (1999) 九二一大地震等幾次較大規模的整修。³³但百餘年來，書院能謹依原來典章形制設置修繕，從正殿、廂房，到庭院之建築樣式、佈局，尚且仍能大部份保留清代初建時的基本樣貌，因此受到審查專家的高度讚賞。

更特別的是，全臺灣各書院兩廡護龍廂房，仍然保持清代明間「轎間」者，僅有登瀛書院而已。清代書院之山長、教授、文社社員士紳等，往來書院多有乘轎。「轎間」的設立，是提供方便，更是禮遇尊重。登瀛書院左右兩護龍皆有「轎間」，均為開放式之明間，方便擡轎停放。全臺至今僅見在登瀛，十分珍貴稀有。

再者，書院的左右護龍，至今仍然保留清代傳統的「土腳」地面，也就是地面未鋪地磚，也不加鋪水泥，如同百年前般地保留了清一色的土腳地面，只以樁夯實夯平光潔而已。這樣的設施，是全臺書院廟宇中的唯一，值得倍加珍惜。³⁴

另，登瀛書院自清代建院伊始，庭院虎邊即設置聖蹟亭，是先賢在生活中實踐惜物愛物的美德。書院聖蹟亭亦稱惜字亭，沿襲了敬惜文字的傳統習俗，也切合現代環境保護的概念。

登瀛書院的保全守護觀念頗強，也反映在對其文物的保藏上。包括：「登瀛玉峰社」等執事牌仗、清代「賞戴藍翎」等功名牌、魁星筆等儀仗、字紙簍等文物，都有百餘年的歷史，形制完整，數量頗多，是書院之寶。

33 參漢寶德：《草屯登瀛書院調查研究》，南投：南投縣政府，1985 年。

34 參簡榮聰：《登瀛傳藝～登瀛書院文物神轎誌》，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2017 年。

三、人事組織上

登瀛書院的組織以信徒制為核心，管理模式有三階段：前清時期乃以訓導/山長為首，日治時期以後為管理人制，而管理員的產生乃由信徒大會中推舉，近代則改為管理委員會制。

登瀛書院初建時，北投保地區為了維持書院財源，在道光 27 年 (1847) 興建的同時成立了「玉峰社」，會員八十五名，並籌資購地以所收學租充為書院費用。同年當地文社「碧峰社」，也將其所有土地交給書院充作經費。隔年 (道光 28 年，1848)「萃英社」購地，也以所收學租交付書院支用。咸豐 5 年 (1855) 生員洪鍾英組織「梯雲社」，購地也供書院作祀田。登瀛書院的董事組成，因此自然也由創辦者、文社社員、籌資者及其後代形成「信徒」制度，且採用世襲繼承制，至今仍然是書院管理的主體。³⁵在行政上，清代設訓導/講習/院長一人，聘請秀才、貢生等擔任之，並設正、副董事各一名，爐主一名。³⁶倡建登瀛書院的生員洪鍾英，傳其弟子廩膳生洪聯魁，都曾先後擔任訓導之職。再後曾敦聘鹿港秀才洪月樵前來擔任登瀛書院山長，造育地方英才頗多。

日治時期大正 14 年 (1925)，文昌祠殘破不堪亟須修建。除由南投廳補助三千圓外，仍須募集五千圓。乃決定凡是捐金一百元以上者，得增列為新會員，因此共新增三十三人。並將管理制度化，設置祭祀公業「派下總會」與「文昌祠管理人」制度。

草屯知名中醫師洪源卿，曾任登瀛書院管理人，昭和元年 (1926) 登瀛書院殘破，曾發起整修。出錢出力，奉獻良多。後由義子洪瑞萬中醫師承其衣鉢，傳同宗洪惠承任管理人，再傳洪源卿曾孫洪敦仁接任。洪惠承任管理人時，因社會局勢不穩，兼以經費拮据，每年只辦理春祭，尚未能辦理秋祭。洪敦仁是登瀛書院依〈人民團體法〉成立管理委員會後，經選舉推為首任主任委員 (1997~)，甚孚眾望。再歷第三任代理及第四、五任 (~2017) 主委，前後長達十餘年，對重建書院典章制度及追回原有土地，貢獻卓著，為至今在任時間最長的主任委員。至此，洪氏一門四代先後傳承，謹慎守護，承續文祠香火將近百年，又維持書院原貌，護持信徒制度，勳績卓著。³⁷

正因董事來源單純化，世襲人事穩定，家族鄉里凝聚力量強大，制度均衡且健全，可避免外來干擾因素，遂使文昌祠維持運作不替，在時代環境壓力下，仍能長存一線香火，成為登瀛書院得以維持運作不懈的主要原因。

35 參許錫專：《登瀛書院的歷史》，南投：草屯登瀛書院管理委員會，2002 年。

36 參吳俊卿：《草屯登瀛書院之研究》，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37 參林翠鳳主編：《登瀛書院簡史—登瀛書院碑記•考釋》，頁 60。

肆、結論

書院是早期的教育機構，既匯聚文人志士講學、論學與學術傳承，在科舉時期更擔負著作育子弟成就功名的重任，是人才培養的搖籃。清代二百餘年臺灣各地書院，自府城建置發端，隨著經濟發展的逐漸北移，使書院逐漸擴及北方，教育隨之日漸普及，為奠定清代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臺灣在進入日治之後，受到明治維新引進西方新式教育的影響，學校教育取代了傳統書院教育的功能，科舉在臺灣走入了歷史。日本總督府後又禁止漢人學習漢文，書院原有的教育功能不得已而退位，因此或轉為文昌祠、鸞堂等祠廟，如南投縣登瀛、藍田書院；或成為孔子廟，定期舉辦祭孔大典，如屏東書院；或成為私人宗祠，如臺北學海書院改為高氏宗祠，書院雖保持運作，但功能轉型。有部分則是逐漸荒廢，終致完全走入歷史了。檢視至今可見者大約二十餘處，僅是清代時期的三分之一。

二戰之後，國民政府延續著日治時期學校教育的路線，書院未能重回教育主流的舞臺。這些為數有限的傳統書院，儘管不再擔負教化的主要責任，但其曾有的輝煌和氣質，仍然是現代社會中傳統文化的典型表徵，在潛移默化中薰陶著每一世代的人民學子們。如其建築格局上，都仍然還保持著傳統漢式的風格，就是歷史的最佳見證。現存清代書院多已列入古蹟等文化資產，在現代新式建築林立中，風華獨樹一幟，自然地啟發著思古之幽情，因此而往往成為了觀光勝境。

現今臺灣各地書院中，創立於道光 27 年 (1847) 的草屯登瀛書院，是保存創立時期原貌最好的書院，現今所見，與一百七十年前初創時的樣貌幾無二致，包括每年春秋二祭的盛典也例行不輟。究其原因，可謂得力於其在環境區位上清幽僻靜，在建築整修上的保守護持，在人事組織上的穩定傳承。

臺灣傳統書院自清代以來迭經朝代更替、時局變異、天災地變等形勢的嚴峻考驗，而能昂然挺過，薪傳儒雅教化，繼續弘文勵道，是臺灣最值得珍惜發揚的文化光彩。

附錄：臺灣傳統書院今存一覽表

序	書院名稱	今地	設置年代	倡建代表	現況	文化資產公告年代
1	奎樓書院	臺南市	雍正 4 年 (1726)	分巡道吳昌祚等倡	祠廟	---
2	明志書院	臺北泰山	乾隆 28 年 (1763)	貢生胡焯猷等倡	歷史建築	2003/09/01
3	文石書院	澎湖馬公	乾隆 31 年 (1766)	通判胡建偉等倡	歷史建築	2002/12/13
4	浯江書院 朱子祠	金門金城	乾隆 31 年 (1766)	鄉紳吳獻卿等倡	國定古蹟	1991/11/23
5	萃文書院	高雄內門	嘉慶 17 年 (1812)	貢生游化等倡	併入紫竹寺	---
6	鳳儀書院	高雄鳳山	嘉慶 19 年 (1815)	知縣吳性誠等倡	直轄市定古蹟	1985/11/13
7	振文書院	雲林西螺	嘉慶 19 年 (1815)	生員廖澄河等倡	縣定古蹟	1985/11/27
8	屏東書院	屏東市	嘉慶 19 年(1815)	歲貢生郭萃等倡	縣定古蹟	1985/11/27
9	興賢書院	彰化員林	嘉慶 12 年(1807)	貢生曾拔萃等倡	縣定古蹟	1985/11/27
10	文開書院	彰化鹿港	道光 4 年(1824)	同知鄧傳安等倡	縣定古蹟	1985/11/27
11	雲梯書院	苗栗西湖	道光 9 年(1829)	四湖村劉家倡	宣王宮	---
12	藍田書院	南投市	道光 11 年(1831)	縣丞朱懋延等倡	縣定古蹟	1985/11/27
13	學海書院	臺北萬華	道光 23 年(1843)	同知婁雲等倡	直轄市定古蹟	1985/08/19
14	登瀛書院	南投草屯	道光 27 年(1851)	總理莊文蔚等倡	縣定古蹟	1985/11/27
15	樹人書院	臺北大同	咸豐 3 年(1853)	舉人陳維英	祠廟	---
16	道東書院	彰化和美	咸豐 7 年(1857)	夙儒阮鵬程等倡	國定古蹟	1985/08/19
17	文昌書院	南投竹山	同治元年(1862)	舉人林鳳池等倡	克明宮管理	---
18	大觀義學	新北板橋	同治 12 年(1873)	林本源家族倡	直轄市定古蹟	1985/08/19
19	明新書院	南投集集	光緒 8 年(1882)	鄉賢陳長江等倡	縣定古蹟	1985/11/27
20	蓬壺書院 門屋	臺南市	光緒 12 年(1886)	知縣沈受謙等倡	國定古蹟	1983/12/28
21	英才書院	苗栗市	光緒 15 年(1889)	舉人謝維岳等倡	縣定古蹟	1985/08/19
22	磺溪書院	臺中大肚	光緒 16 年(1890)	舉人楊占鰲等倡	直轄市定古蹟	1985/11/27
23	孔子廟以 成書院	臺南市	光緒 17 年(1891)	---	國定古蹟	1983/12/28
24	象山書院	苗栗頭屋	明治 34 年(1901)	鄉賢湯阿統等倡	玉衡宮孔廟	---
25	羅屋書院	新竹關西	明治 34 年(1901)	族人羅碧玉等倡	歷史建築	2011/06/14
26	瓊文書院	南投魚池	民國 34 年(1945)後	地方仕紳倡	祠廟	---
27	燕南書院	金門金城	宋建,民國 101 年 (2012)重建	大儒朱熹等倡	文化景觀	2006/06/13
註：文化資產之級別與公告年代依據：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官網：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						

參考文獻

一、古籍

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清代·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清代·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清代·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二、近人編輯、論著

王惠琛：〈清代臺灣府縣廳學的設立與發展〉，《南臺科技大學學報》第26期，2002年3月，頁167-185。

吳俊瑯：《草屯登瀛書院之研究》，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李松林：《蔣介石的臺灣時代》，臺北：風雲時代出版，1993年。

林翠鳳、蔡秀君：〈簡榮聰登瀛書院碑記考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25期，2018年1月，頁31-47。

林翠鳳：〈臺灣文昌信仰的傳入與衍流〉，收入梓潼旅遊文化研究中心編：《中華文昌文化—第二屆海峽兩岸學術研究論文集》，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16年，頁132-152。

林翠鳳：〈臺灣文昌星君信仰研究—從文昌到六文昌〉，收入潘重賢、黃健榮主編：《道教與星斗信仰第二輯》，香港：青松出版社，2015年，頁94—120。

林翠鳳主編：《登瀛書院簡史—登瀛書院碑記·考釋》，南投：草屯登瀛書院管理委員會，2018年。

後藤新平：〈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收入臺灣總督府發行：《揚文會策議文集》，臺北：臺灣總督府，1901年。

許錫專：《登瀛書院的歷史》，南投：草屯登瀛書院管理委員會，2002年。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

葉憲峻：《清代臺灣教育之建置與發展》，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漢寶德：《草屯登瀛書院調查研究》，南投：南投縣政府，1985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0年。

簡榮聰：《登瀛傳藝～登瀛書院文物神轎誌》，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2017 年。

三、網路資料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網站，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19851127000032>（讀取日期：2018 年 1 月 21 日）。

《玉衡宮孔子廟象山書院》網站，網址：<http://www.ihe362.url.tw/index.html>（讀取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文化資產保存法」，網址：<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001>（讀取日期：2018 年 3 月 9 日）。

《汗漫書院》粉絲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汗漫書院-315745438467339/>（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政治大學《政大書院》網站，網址：<https://college.nccu.edu.tw/tw/>（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高雄內門紫竹寺》網站「萃文書院」，網址：www.nmzizhusi.org.tw/zizhu_01_022.html（讀取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清華大學《住宿書院》網站，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overview/content_1.php（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臺北書院》網站，網址：<https://tplecturehall.tw/>（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鳳儀書院》網站，網址：<http://fongyiacademy.khcc.gov.tw/home01.aspx?ID=1>（讀取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羅屋書院》網站，網址：<http://www.lohouse.com.tw/aboutus.html>（讀取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華山書院》網站，網址：<http://www.chinese-classics.com.tw/>（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正和書院》網站，網址：<https://home.cd.org.tw/274912164426360384983177720171.html>（讀取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中華文化總會》網站「組織沿革」，網址：<https://www.gacc.org.tw/about-us/history>（讀取日期：2018 年 1 月 21 日）。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Academies —And Analysis of the World-Changing Cause of Tsaotun

Deng-ying College

Tsui-Feng Lin¹

Abstract

Academy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f ancient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College of Taiwan began in the Qing Kangxi 22, the Taiwan Government of the West Set Square College, observ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 Academy in the past hundreds of years, can be distinguished as four paragraph ups and downs: (i) initial stage-Yo Qing Kangxi 22-42 Years (1683~1703) for about 21 years. Essentially the nature of the semantics of a college. (ii) Vigorous period-about Qing Dynasty Kangxi 43 ~ Guangxu 20 (1704~1894), for about 191 years. In fact, the rol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ii) Weak period-Georgeschiming 28 ~ Republic of 70 (1894~1981), for about 88 years.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cademy system, only the function of Wenchang belief. (iv) The revitalization period-the Republic of 71 ~ To date (1982~2018~), up to 37 years. The temples of the academy resumed its ritual and promote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andscap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saotun Academy is a three-class monument which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and is the most complete of the Taiwan Academy. Intact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can be summed up in the environmental location of the quiet quiet, in the building renovation conservative preservation, the stability of the personnel organization.

Keywords: Taiwan, tradition, College, Caotun, Dengxiao Academy

¹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literatur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Tsui-Feng Lin, E-mail: t46f@ms42.hinet.net